

國語

一之二

漢書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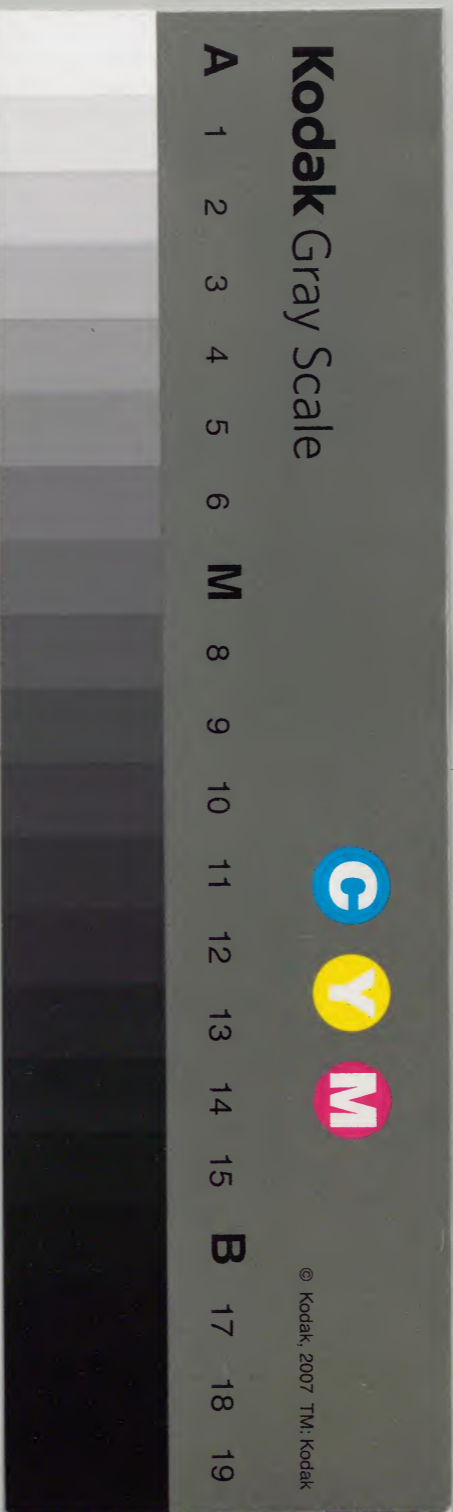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八三
六三
八八
三八
四三
冊架函號類

庫文閣內
漢書
八三
八三
八三
冊架函號類

雜史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38
冊數 4 (1)
函號 286 109

286-109





國語解序

淺草文庫

昔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

丘明因聖言以摠意託王義以流藻

其淵源深大沈懿雅麗可謂命世之

材博物善作者以其明識高遠雅思

未盡故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

國語解序

001-88S



國語  
魯悼知伯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  
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爲  
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所  
以包羅天地探測禍福發起幽徽章  
表善惡者昭然甚明實與經菑竝陳  
非特諸子之倫也遭秦之世幽而復

光賈生史遷頗綜述焉及劉光祿於  
漢成世始更考校是正疑謬至於章  
帝鄭大司農爲之訓解解疑釋滯昭  
晰可觀至於細碎有所闕畧侍中賈  
君敷而衍之其所發明大義畧舉爲  
已憭矣然於文間時有遺忘建安黃



武之間故侍御史會稽虞君尚書僕射丹陽唐君皆英才碩儒洽聞之士也采摭所見因賈爲主而損益之觀其辭義信多善者然所註釋猶有異同昭以末學淺聞寡聞階數君之成訓思事義之是非愚心頗有所覺今

諸家竝行是非相質雖聰明疏達識機之士知所去就然淺聞初學猶或未能祛過切不自料復爲之解因賈君之精實採唐虞之信善亦所以覺增潤補綴參之以五經檢之以內傳以世本考其流以爾雅齊其訓去非



要存事實凡所發正三百七事又諸  
家紛錯載述爲煩是以時有所見庶  
幾頗近事情裁有補益猶恐人之多  
言未詳其故欲世覽者察之韋昭撰

國語目錄

周語第一

魯語第二

齊語第三

晉語上第四

晉語下第五

鄭語第六

楚語第七

吳語第八



越語第九

按漢志及隋唐經籍志或為二十卷或二十一  
卷雖多割裂於義無取也春秋獨晉主盟為久  
事文繁多今定自武公至懷公為晉上卷自文  
公至晉末為晉下卷而周及列國每為一卷又  
舊本取語中各章首句錄為細目尤為無謂今  
不復贅也

國語第一

錢塘盧之頤子由甫訂正

周

穆王將征大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

兵夫兵戰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

文王之頌曰載戰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

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

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

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

陶望齡云周

語辭勝事晉

語事勝辭

孫鑛云初變

尚書調是今

文祖

又云開門見

山

特勤似謂征

比非誦武

行文微似周

禮

陶望齡云大

國語

周

一



戎近竊爲子  
孫憂驅而遠  
之豈曰非等  
惜乎伐之者  
典誅伐者俱  
見不及此  
孫鑪云辭稍  
進

國語

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  
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翟之間不敢怠業字法時序其德  
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  
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於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  
以慈餼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  
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指事是先王非務武也  
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  
侯服雅字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  
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

孫鑪云辨句  
轉生下甚錯  
綜有致  
又云依排而  
勢逸

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  
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  
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  
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  
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只承讓布令陳辭而  
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  
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  
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  
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

國語

周

二



戎實即終王

穆文熙曰舉

元王之訓見

不可伐有以

享我見不能

伐

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

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耀明也觀示也戢聚也時動謂三時務農餘則講武文周公旦之諡也載戢載橐之載則也橐韜也言天下已定聚斂其于戈韜藏橐弓矢示不復用也謚美也肆陳也時是也言武王常求美德故陳其功於是言而歌之樂章大者曰夏允信也信哉武王能保此時夏之美也后君也稷官名父子相繼日世謂棄與不甯奕累也載德之載成也商牧商郊牧野甸王田也服服其職業也賓服常以服貢賓見於王者要要結好信也祭供日祭也祀供月祀也享供時享也大畢伯任犬戎氏之二君頓敗也樹立也立性惇樸也帥循也言犬戎氏循先王之舊德奉其常職天性專一終身不移不聽穆王責其享也祭莊介切父音甫戢莊力切橐古刀切時夏之夏

戶雅切茂懋通鄉音向宙竹律切翟或作狄謂古開字語中凡間俱作閒說文亦無間字夫音扶後凡語端及助語夫字並同不再音妻服之妻平聲告古壽切辟婢亦切

恭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

之於王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粲王田不取

羣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

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况爾小醜小醜備

物終必亡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

奔不由媒氏也粲美貌御婦官也參三也一族一父子也醜類也從慈用切歸女之女音汝

仰宗元曰康公之母誠賢耶則宜以荒淫失度命其子焉用懼之以教自以德大而後堪則三女之奔著德果何如告曰勿受之則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也左傳以滅密徵之

因語

周一



無定取者

孫慮發曰天

子聽敗一段

自是本理而

首以山川浪

以山川厚隰

法法喻各逐

其趣

孫慮云句法

東齊人謂尊

為者文

政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  
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  
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  
如之是故為川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  
聽致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  
瞽賦蒙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  
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  
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

孫慮云句法  
其趣於長乎

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  
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  
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  
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  
於彘

衛巫衛國之巫以巫有神靈有謗必知之弭止也  
無目曰瞽典樂典也無眸子曰瞽有眸子而無見  
目矇瞽史掌陰陽天時禮法之書以相教誨者單  
襄公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是也耆艾師傅也  
取也酌行也與語辭  
召或作邵睠睠同語去聲悖步沒切一說梁武以  
佛有悖音改悖為背按經史及諸儒多布內切



揚文熙曰榮公好專利蓋  
孫弘羊之流  
孫斌云以味  
歎便不厭重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  
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  
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  
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殺王王能久乎夫王  
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  
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  
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  
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  
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

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

載成也導開也思文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經  
緯天地曰文極中也陳布也錫賜也言文王布賜  
施利以載成周道  
說音悅難去聲日或作日義亦兩通鮮上聲

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曰昔吾驟  
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今殺王子王其以我為懟而  
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懟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  
其子代宣王宣王長而立之

彘之亂公卿相與和而修政事號曰共和凡十四  
年而宣王立  
懟直類切長上聲按汲冢書共音恭共伯名和也  
然韋氏自依史記周紀為注則共當如字



孫鑰云藉田  
賦以為諫絕  
得法

又云叙事有  
典故用意以

上辭

絕似周禮

生青

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  
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  
之共給於是乎在蘇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  
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大  
史順時視土字法陽痺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  
于天廟土乃脉發字法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  
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書穀乃  
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  
日土其俱動王其祗被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

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  
先時五日雅字警告有協風至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  
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  
王裸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乃藉后稷監之膳  
夫農正陳藉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墺句法班三  
之庶人終於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  
大史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  
宰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警帥音官雅字以省風土廩  
於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徧戒百姓



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

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

空四之司徒五之犬保六之犬師七之犬史八之宗

伯九之王則大狗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

於農修其疆畔日服其罇不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

餼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

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

若是乃能媚於神而餼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

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置神乏

柳宗元曰古者其道若曰吾猶耕云尔之曰言以奉天地宗廟其福誠善矣今而曰將何以求福用民敗于戎而引是而合焉夫何怪而不屬也

又曰不藉千畝音益差之孫鑛云突出戰字下乃着姜戎是簡妙法

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

戰于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

天子藉田千畝諸侯百畝自厲王之流藉田禮廢宜王即位不復遵古也藉借也借民力以為之也親視也瘳厚也憤積也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底至也天廟營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營室脉理也農書曰春土骨撥陳根可拔耕者急發震動也淪變也皆災也言陽氣俱升土膏欲動當即發動變寫其氣不然則脉滿氣結更為災病穀乃不殖矣陽官春官距去也不易不易物土之宜淳沃也濯洗也饗飲也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酒也周禮鬱人掌裸器凡祭祀賓客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共王之齋鬯犧人司尊也鬯一耜之鬯也班次也王於下各三其上也王一鬯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終盡耕也歆饗也音官樂官風土以音律省土風風氣



孫鑄云突稱括戲起絕不道所以讀後諫辭乃明亦是簡法

將有所壅即上之犯王命而不從也誅王命乃自出今而自誅之也俱在全王王說証非

和則土氣養也廩御廩一名神倉鍾聚也布賦也辟在司寇司寇行其罪也旅衆也徇行也一之先往也大徇帥公卿大夫親行農也鑄鉏屬藉或作藉號古伯切盛音成共音供鹿莫江切大史大師大宰俱音太覲音豚痺丁賀切又得案切俱訓病也底音肯先時之先悉薦切距日許切被音弗又音廢易字或當音異齊音齋塤音鉢又音發帥音率穫戶郭切鑄音博解佳賣切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違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傲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

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

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

伯御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

括武公長子伯括也戲括弟懿公也孝公懿公之弟稱也王命將有所壅言先王立長之命將壅塞不行也誅王命者先王之命立長今魯亦立長若誅之是自誅王命矣戲休儀切父音甫經史唯父母之父如宇其凡地名人名皆音甫長上聲卒即律切終也盡也與兵卒之卒不同音兵卒之卒臧沒切殺音弑

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賦事行



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

國子同姓諸姬也凡王之子弟謂之國子導訓諸侯謂為州伯夷宮者夷王之廟考音苟

是進昆日治民之官各盡其職而後民生可殖故引司民以下告之治民之事各得其理而民業可興故引蒐穡以考告之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大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典故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於藉蒐於農隙耨穫亦

於藉猶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

滅

詩云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南國江漢之間也喪南國之師敗于姜戎是也料數也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協合也合其民籍以登於王也無父曰孤終死也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旅師旅革更也更制度者合其數也藉藉於干敵也耨穫亦於藉言於藉考課之不謂其少云者言王不謂其衆少而大料數之是示以寡少又厭惡政事不能修之意也臨政示少云者言示天下以

柳宗元云仲山氏果以職有所協不待料而具而料之者政之尤也姑云尔而已矣又何以示少惡事為哉况為六妾以譏乎後嗣惑于神柳愚諉之說而以定徵幽之廢然則是幽之生亂不足以云而料民以



禍之也

國語

寡弱諸侯將避遠也言不親附也爽去聲大音太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道而不能烝於是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

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烝升也陰氣在下陽氣迫之使不能升也鎮為陰所鎮竿也水土氣通為演演猶潤也演則生物民得用也

鎮音珍史記作填

惠王三年邊伯石遨薦國出王而立王子穰王處於鄭三年子穰飲三大夫酒子國為客樂及徧儻鄭厲公見虢叔曰吾聞之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况敢樂禍乎今吾聞子穰歌舞不思憂夫出王而代其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是謂樂禍禍必及之盡紙王乎

納

國語

周一



虢叔許諾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子  
積及三大夫王乃入

王姚嬖於莊王生子積子積有寵為國為之師及  
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圃及邊伯之宮又收石邀之  
秩故三千出王而立子積子國為國客上客也徧  
徧六代之樂也謂黃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曰大  
招禹曰大夏殷曰大濩周曰大武一日諸大夫徧  
舞也不舉不舉樂也  
邀音速為韋委切積徒同切處上聲飲去聲樂入  
聲去戶獵切圍牛女切

有

十五年有神降於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固涼  
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蘇  
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

孫鑿五精理

又云辭太鋪  
不如內傳之  
勁

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德政而均布福焉國  
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  
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弗蠲而民有遠  
志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  
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  
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禱杙次於  
不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鷲鳴於岐山其  
衰也杜伯射王於鄘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王曰今是  
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於

國語

周一

七



孫鑿云事怪  
何語佳

又云名理

王

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臨照周之子孫  
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焉若由是觀之其丹朱  
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王曰然則何為對曰  
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  
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大宰以祝  
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所也王曰  
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胄見神之見也  
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忌父帥  
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玉鬯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虢虢

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不  
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  
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公動置  
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  
年晉取虢

蠲潔也融祝融也回祿火神再宿為信過信曰次  
夷羊神獸牧商郊牧野鸞鸞鳳之別名周春秋曰  
宣王殺杜伯而無辜後二年宣王會諸侯田于圃  
杜伯起于道左衣朱衣朱冠操朱弓朱矢射宣王  
中心折脊而死志記也記錄在史籍者爽亡也馮  
依也儀匹也壹一心依馮於人也狸姓丹朱之後  
胄後也物物數也傅代狸姓在周為傅氏鬯酒隧  
史過之過平聲齊音齋遠志之遠去聲聆音琴器

國語

周一

七



板悲切驚逆角切驚仕角切部或作鎬馮音憑大音太帥音率見音現從去聲禪音因

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卻芮相  
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  
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卻將不免王曰何故對  
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在  
湯誓曰余一人有皐無以萬夫萬夫有皐在余一人  
在般庚白國之滅則維女衆國之不滅則維余一人  
是有逸罰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  
在於大事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祓除其心

屠隆三引三書似無根着

而實有深意

夏書見不可

不敬玉而卑

其上湯誓亮

不可虐處者

而岐其民般

庚見不可廣

心遠陟而施

其所惡故總

之曰長衆使

民不可不慎

也暗舍裁諫

此篇綱領

以餽惠民考中度衷以泄之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  
庶孚以行之祓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  
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  
餽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  
外內之賂虐其處者棄其信也不敬王命棄其禮也  
施其所惡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  
則遠不至而近不餽矣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  
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  
月以教民事君諸侯春秋受職於王以臨其民大夫

又云語末工



士日惟位雅箸字傲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猶恐有墜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為摯幣瑞節以鎮之為班爵貴賤以列之為令聞嘉譽以聲之猶有散遷解慢而箸在刑辟流在裔土於是乎有夷蠻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而況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壘壘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隣陵其民而卑其上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摯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摯無鎮誣王無民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

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於韓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無胄秦人殺于金子公

命瑞命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以為瑞節一曰命服也諸侯七命冕服七章大事成禮也祓猶拂也泄臨也考察已之中因以度人之心恕以臨之也庶衆也孚信也昔外將不于秦地背內路不于里平之田也虐其處者殺里平之黨也中庭之左右曰位門屏之間曰箸旌表也鎮重也替廢也廢其執摯之禮也恒常也專善象吉事惡象凶胃後也于金呂錫子公卻芮之字也

公過史過俱平聲相去聲臯古文罪字秦以其似皇字改為罪般音盤女音汝長上聲度入聲處上



聲朝平聲共音供摯音至或作贊聞去聲解上声說文無壘字古但作媿任而林切又而

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與賜晉文公命上鄉逆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宰雅○字設庭燎及期命於武官設桑主布几筵大宰涖之晉侯端委以入大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內史與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所教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忠所以分

命敬

孫瓚曰可厭

又云形容

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義所以節也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分均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偷節度不攜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中能應外忠也施○字○法三服義仁也守禮不淫信也行禮不疚義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臣故曰晉侯其能禮矣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人必豐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及惠后之難王出在鄭晉侯納之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二十一年以諸侯朝於衡雝且獻楚捷遂為踐土之盟於是乎始霸



武宮文公之祖武公之廟也端委說云衣玄端冠委貌諸侯祭服也韋氏云此士服也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也奉禮義成謂三讓賓饗之屬皆如禮度得其度也施三謂三讓也服義服得其宜謂端委也艾報也惠后惠王之后襄王繼母陳嬀也陳嬀有寵生子帶將立未及而卒子帶奔齊王復之又通於襄王之后隗氏王替隗氏周大夫頹叔桃于奉幣以翟師伐周王出適鄭處於汜魯僖二十五年晉侯納王于周而殺子帶襄王十六年魯僖之二十四年也

大音泰燎力燒切又力召切好呼報切道通作導艾去聲使去聲難去聲朝音潮離去聲踐似淺切

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王使游孫伯請滑鄭人執之

王怒將以翟伐鄭富辰諫曰不可人有言曰兄弟讒

闕侮人字。法。百里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闕于牆外禦其侮

若是則闕乃內侮而雖闕句。法。不敗親也鄭在天子兄弟

也鄭武莊有大勳力於平桓凡我周之東遷晉鄭是

依子頹之亂又鄭之由定今以小忿棄之是以小怨

置大德也無乃不可乎且夫兄弟之怨格。言。不徵於宅徵

於它利乃外矣章怨外利不義棄親即翟不祥以怨

報德不仁夫義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

保民也不義則利不阜不祥則福不降不仁則民不

至古之明王不失此三德者故能光有天下而餘寧

百姓令聞不忘王其不可以棄之王不聽十七年王



內傳富辰之言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回貪蘇王又啓之女德無極焉終世之慮只二十八日語簡意本

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杞繪由大姒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鄆之亡也由仲任密須由伯媯鄆由叔妘聃由鄭姬息由陳媯鄧由楚曼羅由季姬廬由荆媯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勳長老愛親禮新親舊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官官不易方而財不匱

鴻於人人

則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各以利退。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翟無列於王室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勳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翟隗姓也。鄭出白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閒舊王以翟女閒姜任非禮且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

致 採鑿云末條 前錯給固有

國語

周一

十一



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雅字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為懟乎？乃以其屬死之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其黨啓翟人，翟人遂入周。王乃出居於鄭，晉文公納之。

先是鄭伐滑，滑人聽命鄭師，還又即衛，故鄭師又伐滑。鄭文公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王命而執王使，闕侮也。兄弟雖以讒言相違，狼猶禁禦，它人侵侮已者，徵召也。降下也。摯疇，大任之家也。大任，王季之妃，杞繪太姒之家也。太姒，文王之妃，齊許申呂皆姜姓。大姜

之家也。大姜，大王之妃，陳媯姓。大姬，武土元女，內利內行，七德親親，以申固其家也。仲任氏女，為鄆夫人。伯媯，密須之女也。鄆，姁姓，叔姁，鄆夫人，聃姬，姓鄭，姬聃，夫人亦其黷姓，所以二也。陳媯，息侯夫人，武王夫人，生文王，過鄧而利其國，遂滅鄧，而兼之。季媯，羅夫人，荆媯，廬女，為荆夫人，荆楚也。外利行淫僻，求利於外，不能親親，以二其國也。夫人，猶人，人也。暨，至也。列位，次也。伯南者，賈侍中云，在南服之侯，伯也。或云，南，南面而君也。鄭司農云，南，謂子男畿內之諸侯，雖爵於侯，伯，周之舊法，皆食子男之地也。蔑，小也。間代也。姜氏，任氏之女，世為王妃。今以翟女代之，為棄舊也。階，階翟禍也。封，大也。闕，火歷切。它，古文他字。穌，篆文和字。古今通用。闕，去聲。大音泰。任，平聲。繒，平聲。礪，祥里切。鄆，音偃。姑，極乙切。鄆，古外切。姁，音云。曼音萬。長，上聲。夫人之，夫音扶。遐，古文退字。隗，午罪切。闕，去聲。厭，一占切。又於艷切。難，去聲。



經緯六篇法

二三平鋪起

臨望於下請  
惡事能而倫

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句法王弗  
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以  
共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  
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  
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句法內官不過  
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共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  
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  
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  
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

之

真而山曰晉  
文定襄王自  
以為不世之  
功其請隧也  
蓋寢寢乎窺  
大物之漸王  
何異曰私德  
曰私勞所以  
折其翳於不  
遜之意玩其  
神氣若優游  
而實峻烈真  
可為論告諸  
侯之法  
孫缺云冷語  
收

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  
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  
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  
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  
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  
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  
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  
政令地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  
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邠洛邑王城之地也賈侍中云王之葬禮闕地通路曰隧韋氏云隧六隧也周禮天子遠郊之內有六鄉則六軍之事也外有六隧掌供王之貢賦唯天子有隧諸侯則無規規畫而有之也賴利也言無所利皆均分諸侯也王何異之有帝王皆然也勤勞也應猶受憎惡也言晉文雖當私賞猶非我一入也玉佩玉所以節行步也君臣尊卑遲速有節言服其服器行其禮晉侯尚在臣位不宜有隧也改物改正朔易服色也創造也庸用也謂為天子造創制度自顯用於天下也縮引也  
勞去聲共音供獸厭同長上聲更平聲辟音避還音旋

璩云辭命又云章法

工誌

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呼曰王以晉君為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

有遠志今將大泯其宗祊而蔑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將蠻夷戎狄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此羸者陽也未狎君政故臣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臣聞之曰武不可覲文不可匿覲武無烈匿文不昭陽不承獲甸而祇以覲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裔民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

陶望齡云找得嚴厲又云德虐字相照



陽樊二邑廟門謂之祊羸弱也狎習也覲見也匿  
隱也祇適也言陽人既不得承王室為甸服又懼  
晉不惠恤其民適以震威耀武而見殘破不然豈  
敢自愛而不服乎裔民謂凶惡之民放在荒裔者  
呼去聲勞去聲遠去聲祊脯橫切祇章移切

以殺叔武執  
之亦木為不  
是殺之則甚  
天王以上下  
為言尚存典  
則  
孫鑿云大論

温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於周晉侯請殺之王曰  
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  
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夫君臣無  
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  
上下也而叔父聽之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  
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

其無後也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

晉文公討不服衛成公恃楚而不從聞楚師敗于  
城濮懼出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於踐上或  
愬元咺曰立叔武矣衛侯殺其子角咺不廢命奉  
叔武以守晉人復衛侯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  
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會  
于濫討不服也衛侯與元咺訟不勝故晉侯執之  
歸之于京師不行謂不順也言晉侯不行德政而  
聽元咺之愬欲殺衛侯也無後無以復合諸侯也  
為去聲

二十四年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  
乘者三百乘王孫滿觀之言於王曰秦師必有譴王  
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



脫寡謀自陷入險而脫能無敗乎秦師無譴是道廢也是行也秦師還晉人敗諸殺獲其三帥丙術視

兵車參乘御在中央故左右下也曹兠整也免脫也脫曹而下敬天王也超乘跳躍而上車譴猶咎也脫簡脫也言不敦旅整陳丙術視謂白乙丙西乞術孟明視乘去聲輕去聲

晉侯使隨會聘於周定王饗之殺殺字烝原公相禮范子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見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殺烝今女非它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修舊德以獎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忠非親禮而于舊職以亂前好且唯夫戎翟則有體薦夫戎翟冒沒輕儻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蘇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籩修其簠簋奉其犧象出其尊彝陳其鼎俎靜其中冪敬其祓除體解節

國語曰破  
之疑教言

可竟未竟浮  
浸無可採者

孫鑿三舌人  
能今之通事

又云非骨大



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  
容合好胡有子然其效戎翟也夫王公諸侯之有飫  
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烝而  
已飫以顯物宴以食好歲飫不倦時宴不淫月會旬  
修日完不忘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  
順容貌有崇威儀有則五味實氣五色精心五聲昭  
德五義紀宜飲食可饗餼同可觀財用可嘉則順而  
建德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武子遂不敢對而退  
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修執秩雅字以為晉法

隨會士蔦之孫隨武子也字季食采於隨范故  
曰隨會或曰范子或曰士季或曰武子烝升也殺  
烝升體解節折之俎謂之折俎也全烝全具牲體  
而升之也禮之立成者為飫房大俎也謂半解其  
體升之房也獎成也忠厚也親禮親戚宴享之禮  
也舊職故事冒抵觸也沒入也僂進退上下無列  
也班賦也吾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官也犧犧  
尊象象尊禮烝而已者升其備物而已也日完日  
完一日之所為不忘不忘其禮也庸功也冕服旗  
章所以昭有功采色之飾所以顯明德也文章黼  
黻錦繡之文章也比象比文以象山龍華蟲之屬  
崇飾也五色精心五色之章所以異賢不肖精其  
心也五聲昭德聞其樂知其德也五義謂父義母  
慈兄友弟恭子孝也則順之則法也晉文公蒐于  
被廬作執秩之法靈公以來闕而不用武子修之  
殺或作肴毀折之折之折之切切告入聲飫一庶切女  
音汝好去聲治本平聲借為去聲凡平聲不音羸  
音覓飲去聲食去聲會古外切將焉之焉音偃



孫鑛云工辭又云章法

用句最工且錯綺有致

既狼之田生草如初執時

所謂田在草間是也

體太方唯以

造語勝

玩其前後錯

綜相應處得

變換法

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  
覲矣道弗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  
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執膳  
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  
臺於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  
氏畱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  
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  
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  
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

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

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待而畚揭

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之

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

覲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鄣川無舟梁是

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

守路國有郊牧置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

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野無輿草不奪民

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

數段微古而以今字入事是益錢論散不足昌黎原道所祖辭食是今中



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後語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雅字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餐，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蒞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

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彛，無卽悖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仇，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率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於夏氏。



九年楚子入陳

聘禮若過國至於境使次介假道東帛將命於廟  
時天子微弱故以諸侯之禮假道火心星朝見謂  
夏之十二月晨見於辰也草穢塞路為蒺藜候人  
陂鄆也蒺藜猶蒺藜也言其稀少猶若蒺藜物寓亦寄也  
辰角大辰蒼龍之角宿朝見謂東方建戌之初寒  
露節也天根亢氏之間寒露之後五日天根朝見  
也本氏也寒露後十日陽氣盡草木之枝節皆理  
解也駟房星駟兄建戌之中火見霜降之後備具  
也揭昇上器也定謂之營室謂建亥小雪之中定  
星昏正於午詩云定之方中作於楚宮是也期會  
也致其築作之具會於司里之官也鄙四鄙十里  
有廬廬有飲食臺境也境界之上有寄寓之舍候  
望之人也民無縣邦言常川也野無與草皆墾闢  
也蔑棄也秩官周常官篇名理吏也行理小行人  
熟食曰餐生日餼展車展省客車補傷敗也朝單  
于名侂對儷偶也夏徵舒靈公之從祖父也而淫

其妻是為瀆姓簡彛言其棄禮簡畧常服  
單常衍切蒺音弗庚愈甫切庚積之積子賜切按  
注施舍者所以施舍賓客負任之處則施當作弛  
式爾切見音現澗下各切又戶各切收而之收去  
聲一云如字待直里切音本揭九玉切壘即疆  
字圍于六切又于救切按經史多從于救切縣耜  
之縣音懸與于六切又烏報切罷音疲聞音奸樂  
入聲勞去聲監平聲使去聲有分之分一作介造  
徂蚤切儷郎記切說文作大支切帥音率瀆或作  
黷又作嬾古字通殺申志切或作弒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  
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  
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  
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為臣必臣為

陶望齡云皆  
儉皆侈二語  
布計分曉  
孫鑛云大可



足

君必君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教施也惠所以餘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教施而宣則徧惠以餘民則阜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徹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以儉是用則遠於憂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而遠於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其何任不堪上任事而徹下能堪其

矣方上而  
下非所以得  
罪於天子

不賞善也且財不給故聖人之施舍也議之其喜怒取予也亦議之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主德義而已王曰諾使私問諸魯請之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及魯侯至仲孫蔑為介王孫說與之語說讓說以語王王厚賄之

魯執政唯強魯執政之人唯畏其強難拒其欲故不歡說而遣之也介上介所以佐相禮儀說讓言蔑好讓朝音潮先去聲說音悅施去聲予音與語去聲

晉既克楚於鄢使郤至告慶於周末將事王叔簡公飲之酒交酬好貨皆厚飲酒宴語相說也明日王叔



孫鑛云晉法

又云語亦多排而稍不覺以骨勝而微錯綜故

氣甚逸

國語

子譽諸朝，卻至見召桓公，與之語，召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為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今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為已，實謀之，曰：微我，晉不戰矣。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強之，背宋之盟一也；薄德而以地賂諸侯二也；棄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建立卿士而不<sub>詳</sub>用其言四也；夷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臯不由晉，晉得其民，四軍之帥，旅力方剛，卒伍治整，諸侯與之，是有五勝也。有辭一也，得民二也，軍帥彊禦三也，行

任所以為令聞長世也。今夫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若是則必廣其身，且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壽，必亡。十六年，魯宣公卒，赴者未及，東門氏來告亂。子家奔齊，簡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成公未沒二年。

國語

周一

三七



廣其身務自廣大不顧其上也東門大夫叔孫下  
 卿季孟上卿登年多歷年也東門子家謀去三桓  
 使如晉未反宣公薨三桓逐子家遂奔齊也赴者  
 未及明不及二君來告告周也宣伯通於宣公夫  
 人穆姜欲去季孟而專公室國民逐之故出奔齊  
 言成公未沒二年明不及三君也  
 施去聲徹直列切又勅列切遠去聲令聞之聞去  
 聲其能之其或作則幾上聲

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見王  
 孫說與之語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  
 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  
 魯執政唯彊故不歡焉而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  
 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

柳宗元曰夫  
 惡叔孫者泰  
 侈貪陵則可

逆氣却從鍊  
 中來  
 陶望齡云微  
 謀言不止於  
 善謀以終上  
 文已實謀之  
 意檀弓雖微  
 晉而已亦如  
 此解注軍無  
 謀策似未是  
 柳宗元曰卻  
 氏良大夫不  
 幸其宗後而  
 尤兄弟之不  
 令而智不能  
 同強不能制  
 遭普厲之淫  
 暴諸婁竊據

列治整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  
 勝以伐五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欒范不  
 欲我則強之戰而勝是吾力也且夫戰也微謀吾有  
 三伐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  
 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  
 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吾曰子則賢矣抑晉國之舉  
 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謂我曰夫何次之  
 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趙宣子永有軍  
 行而以政今欒伯自下軍往是三子也吾又過於四



以利其室平  
及于禍吾嘗  
憐焉今夫執  
筆者以其及  
也而必求其  
惡以播於後  
世然則有大  
惡幸而得終  
者則固掩矣  
孫鑛云章法  
又云如層湧  
之濶  
以上字易下  
字妙有致

之無不及若佐新軍而升為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  
是其言也君以為奚若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  
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  
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  
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書曰民可  
近也而不可上也詩云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在禮敵  
必三讓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  
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  
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

可堪而況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有惡  
於楚也故儆之以晉而郤至佻天以為已力不亦難  
乎佻天不祥乘人不義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畔  
之且郤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為也以義  
死用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畜義豐功謂之仁姦  
仁為佻姦禮為羞姦勇為賊夫戰盡敵為上守餘同  
順義為上故制戎以果毅制朝以序成畔戰而擅舍  
鄭君賊也棄毅行容羞也畔國即讐佻也有三姦以  
求替其上遠於得政矣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



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郤至歸明年死難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奔晉

晉厲公伐鄭楚人救之戰於鄢陵楚師敗績樹樹黨於晉也臯不由晉言楚叛盟非晉之臯故晉有辭也微謀言軍無謀策微無也伐功也先諸民先求民志也庇猶蔭也言王者先安民然後自庇蔭也佻偷也姦仁以姦偽行仁也守和同謂不相與戰而平和也容儀容也謂下趨也違避也明年郤至為厲公所殺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叔不勝遂出奔晉

郤乞逆切從下下音邑與郤退之郤不同郤乞約切與却同俱從下下音節飲去聲好去聲說音悅譽音餘朝音潮相去聲強巨兩切又其亮切背音佩三陳之陳去聲治去聲行列浪切經典多戶郎

切輯音集強上聲惡去聲其上可上欲上俱上聲豈弟一本愷悌故王之王去聲佻上亮切舍音捨遠去聲大誓之大音太難去聲

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郤錡見單

子其語犯郤犢見其語透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

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犢之譖單子曰君

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

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

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

郤之語矣始必禍者也夫君子日以定體足以從之

柳宗元曰以語之迂而曰宜死則單子之語迂之太者



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既喪則國從之。晉侯爽二吾，是以云。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寔疾，積厚味寔腊毒。今郤伯之語犯叔，迺季伐犯則陵人，迺則誣人，伐則揜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隣於不修，必受其福。今君偪於晉而隣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其利淫矣。流之若何？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簡王十一年，諸侯會於柯陵。十二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殺於翼，東門葬以車一乘，齊人殺國

陶望齡云爽

二語妙云誤

何說

孫鑛云名言

陶望齡云雖

字一轉亦自

有法

寔腊毒。今郤伯之語犯叔，迺季伐犯則陵人，迺則誣人，伐則揜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隣於不修，必受其福。今君偪於晉而隣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其利淫矣。流之若何？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簡王十一年，諸侯會於柯陵。十二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殺於翼，東門葬以車一乘，齊人殺國



武子

魯成十七年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國佐邾人於柯陵以伐鄭言及晉難語次及晉將罪已之難及為卻犢所誣也晉將伐鄭使欒黶乞師於魯成公將如會叔孫僑如通於成公之母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姜氏送公使逐季孟公以晉難告請反而聽命姜怒公于偃公于鉏趨過指之曰汝不可此皆君也公懼待以壞墮徹守而後行故不及戰卻犢受僑如之賂為之諂魯於晉侯曰晉侯後至將以待勝者也晉侯怒不見公故公為單子言之淫濫也離失也名聲也疾速憤憤也腊亟也三怨陵誣掩也國德已國有德也隣於不修與不修德者為隣也長翟之人謂僑如也僑如之父敗翟於鹹獲長翟僑如因名其子其利淫矣言其所利驕淫之事耳流放也

字誤腊音昔將與之與去聲伯音霸侯殺之殺音弒乘去聲

意

左氏內傳大  
都嚴整外傳  
大都浩瀚此  
浩瀚中具  
族整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利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知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蘇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後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知文之與



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象天能敬、帥意能忠、思身能信、愛人能仁、利制能義、事建能知、帥義能勇、施辯能教、昭神能孝、慈能惠、推敵能讓、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胙之以天下、夫子被之矣、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且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成也、言無遠慎也、夫正德之道也、端德之信也、成德之終也、慎德之守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

孫鑿五章法

令德矣、慎成端正德之相也、為晉休戚、不肯本也、被文相德、非國何取、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且吾聞之、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髻、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昇、驩之孫、故名之曰黑髻、於今再矣、襄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夢也、必驩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焉、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以三襲也、晉仍無道



而鮮胄其將失之矣必蚤善晉子其當之也頃公許諾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之是為悼公

晉自獻公用驪姬之讒詛不畜羣公子故孫周適周寧單襄公談晉襄公之孫惠伯談也周談之子跛偏任也晴轉復反為還言義必及利者能利人物然後為義易曰利物足以和義言讓必及敵者雖在匹敵猶以禮讓也胙福也天之所福小則得國也夫子晉周也天六地五者天有六氣地有五被服之也成公之歸自周歸於晉也配配先君也不終子孫不終為君也君三出焉三出於周也一謂成公規盍也鼻子也驩合也三襲德夢卦也跛彼義切又補火切還音旋言知之知音智頃音傾帥音率施去聲昭穆之昭當作昭相去聲為晉之為音謂肯音倍否上聲大誓之大音太鮮上聲

孫鍾云使刪二百餘言當為善文又云平鋪起

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鬪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唐汚庠以鍾其美是故聚不弛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沉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虞於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



高堙<sup>字</sup>庫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  
 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密伯、繇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  
 過，堯用殛之於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  
 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於民，而度之於羣生，共  
 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道滯，鍾水豐物，封  
 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鄣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  
 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沉氣，  
 火無災燿，神無閒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  
 帥象禹之功，度之於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

無物一作無害生

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  
 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  
 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一王  
 四伯，豈繫多寵，皆亡王之後，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  
 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杞鄩猶在，申呂雖衰，  
 齊許猶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於天下，及其失  
 之也，必有愆淫之心，閒之故亡其氏姓，陪弊不振，絕  
 後無主，堙替隸圉，夫亡者豈繫無寵，皆黃炎之後也，  
 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



唯節異也顯  
示災異欲王  
却傲耳精氣  
非是  
孫鑛云此後  
文勢稍圓

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於今不祀及其得之也  
必有忠信之心間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餘於民  
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  
附之以令名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  
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  
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  
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  
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雖者嘗焉  
佐鬪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詩曰四牡騤騤

旗旄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為  
恭毒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  
猶不可遏而况神乎王將防鬪川以飾宮是飾亂而  
佐鬪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  
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  
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  
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  
之十八年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章與十四  
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吾朝夕



孫鑣云章法

又云十餘句  
作建輝楚復  
更一折固自  
妙極但得奇  
峭共辭而句  
雨錯綜乃更  
善

傲懼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王又章  
輔禍亂將何以堪之王句○法○無亦鑒於黎苗之王下及夏  
商之季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餼民而方不順  
時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是人夷其宗廟而火焚  
其彝器子孫為隸卜夷於民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  
之則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勳力子孫豐  
厚令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  
在畎畝由欲亂民也賦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  
也無有異焉詩云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將焉用

飾宮以微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  
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  
前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皆亡王之為  
也上下儀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下  
不從文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  
作之者必句○法○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  
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  
王王室遂卑

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鬪者兩水格有似  
鬪也竇決也唐隄也大曰崩小曰陲疫死曰札



瘥病也虞安也湛淫也堙塞也高謂山陵庠謂川澤共共工也高高封崇九山下下陂鄣九澤也沮通也越揚也燁焱起貌逆數四時寒暑反逆也四伯謂四岳也為四岳伯故稱四伯繫是也迄於天下謂禹也閭代也黃黃帝炎帝也避違也滑亂也明精氣也離烹煎之官也弭止也寧安也革更也典法也方四方也不順時謂逆四時之令象天象也文詩書也景王無適子既立子猛又許賓孟立子朝未立而王崩單子劉子立子猛而攻子朝王室大亂

大子之大音太長民之長上聲墜許規切彼班麼切唐俗本作塘說文無塘字庠皮彼切說文便俾切池直氏切沈直林切俗作沉非瘥才何切共音供湛丁南切又持心切樂入聲埋於真切密古崇字而度之度入聲從孫之從去聲隕于六切又于報切渾音聞帥音率厭於涉切奴詳耳切受祀之祀或為氏間音間踏為北切弊或作幾令聞之間去聲微古堯切訓作嬰卒尊羊切

晉羊舌肸聘於周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燕無私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單之老送叔向叔向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吝單子之況我禮也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彤鏤儉也身聳除潔外內齊給敬也宴好享賜不踰其上讓也賓之禮事放上而動吝也如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殺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吝而能辟



怨以爲卿佐其有不興乎且其語說昊天有成命頌  
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  
康夙夜基命宥密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  
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  
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  
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  
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饒也其始也翼  
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其終  
也廣厚其心以固饒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

孫鑿六用訓  
詰入文最可  
厭

應志也

蘇故曰成單子儉敬讓咨以應成德單若不興子孫  
必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  
永錫祚胤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壺也者廣裕民  
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祚胤也者子  
孫蕃育之謂也單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可謂不忝  
前哲矣膺保明德以佐王室可謂廣裕民人矣若能  
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章譽蕃育之祚則單子  
必當之矣單若有關必茲君之子孫實續之不出於  
它矣

孫鑿不意法



土位在已上也除治也翼敬也類族類也壺榭也  
言孝子之行先於室家族類以相致乃及於天下  
也章明也單單氏之世也  
肝許乙切說音悅放上聲辟去聲壺口本切令聞  
之聞去聲

綜錄云篋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  
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  
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  
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  
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  
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

又云善論又  
分叙合承

斷處每若不  
此此其鍊也

奠起而卑民  
文

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  
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  
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  
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  
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  
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  
石蘇均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  
愷悌君子干祿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  
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旣民

望齡云解

國語

周一

四一



孫鑛云善論  
又云又雙起  
而此災收

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  
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  
潢汚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云  
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  
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  
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錢古曰泉後轉曰錢大錢者大於舊其賈重也民  
患幣輕而物貴則作重幣以行其輕重曰母輕曰  
子以子質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  
之子母相通民皆得其欲也堪任也不任之者幣  
重物輕妨其用也故作輕幣雜而用之以重者質  
其貴以輕者質其賤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

而行之故錢小大民皆以為利也不相人不相為  
用也二者先後各有所宜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  
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旱山名  
山足曰鹿愷樂也悌易也干求也君子君長也言  
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以求祿其心樂易肆極也  
既盡也去其藏者謂善政藏於民故也翳屏也奪  
其資民將叛是遠屏其民也日翳滅也  
量平聲重上聲先去聲厭於鹽切又於涉切處上  
聲鹿詩作麓古字通榛仕巾切又側巾切楛音戶  
濟上聲易去聲樂入聲翳於計切卒入聲

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  
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若積聚既喪  
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鐘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  
林耳不及也夫鐘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

孫鑛云名理  
妙句亦往往  
問出第辭則  
不無稍弱

陶望齡不古  
樂不傳樂記



亦不備周語  
數符可以參  
我

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爲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絃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衡量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聲不可以知絃，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絃而視正，聽絃則

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絃聲，而口出美言，以爲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爲言，在目爲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絃，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絃，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



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龢。龢從平。聲以龢。樂律以

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龢。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蘇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止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龢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蘇平。非宗官之所司也。



夫有蘇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蘇，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鐘，二十四年鐘成，伶人告蘇。王謂伶州鳩曰：「鐘果蘇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蘇。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蘇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

焉懼一之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主崩。

鐘不蘇

無射鐘各律中無射也。大林無射之覆也。作無射而為大林以覆之，其律中林鐘也。動聲謂合樂以金奏，而入音從之。若無射復有大林以覆，無射陽聲之細者林鐘陰聲之大者細抑大陵，故耳不能聽及也。六尺為步，半步為武，五尺為墨，倍墨為丈，八尺為尋，倍尋為常，勝舉也。鈞所以鈞音之法也。以木長七尺有弦繫之，以為鈞法，百二十斤為石，律五聲陰陽之法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衡，稱上衡，衡有斤兩之數，生於黃鐘黃鐘之管容秬黍千二百粒，粒百為銖，是為一龠，龠二為合，合重一兩。故曰：律度量衡於是乎生，信名審號，令也。明以時動視，明則動得其時也。不知所力，不知所為，盡力也。凡樂輕者從大，重者從細，故琴瑟尚宮，鐘磬大故尚羽，利制以聲音調利為制，無所尚也。殖，長也。



古者以樂省土風而紀農事故曰樂以殖財也議  
 議從其調利一聲無清濁之變也極中也越謂為  
 之孔也遂猶順也細謂無射也至正也無射有大  
 林是作細而大過其律妨於正聲也大林也大  
 聲陵之細聲抑而不聞不容於耳耳不能別也越  
 遠之越猶迂也無射之聲為大林所陵聽之微細  
 而迂遠也宗官宗伯也樂官屬焉中德中庸之德  
 舞也中音中和之音也曹羣也害金害民之金謂  
 錢鐘也懼一之廢謂二金之中其一必廢矣  
 射入聲重上聲鮮上聲間音間勝平聲將焉之焉  
 音煙內音納不過之過平聲以道之道或作導罷  
 音疲卒入聲備樂之樂入聲好去聲惡去聲

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  
 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  
 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

孫鑿云直述  
 陶望齡云六  
 律六呂雖以  
 鐘名皆截竹

為雷也其曰  
 鑄無射蓋以  
 金鑄為鐘而  
 其聲中無射  
 且所謂度律  
 均鐘是也

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  
 第之二曰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  
 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  
 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  
 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為之  
 六閒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閒大呂助宣物也二  
 閒夾鐘出四隙之細也三閒中呂宣中氣也四閒林  
 鐘蘇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閒南呂贊陽秀  
 也六閒應鐘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



也。細鈞有鐘無罇，昭其大也。大鈞有罇無鐘，甚大無  
罇，鳴其細也。大昭小鳴，蘇之道也。蘇平則久久固，則  
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  
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  
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龜，星與日辰之位  
皆在北維，顛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  
龜，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  
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  
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

錄續云佳事  
文亦腴而勁  
又云章法

緯也。王欲因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  
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  
聲，蘇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蘇其聲。於  
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  
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  
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於牧  
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大簇之下宮布令  
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臯，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  
之德也。反及羸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

柳宗元曰王  
以夷則畢陳  
黃鐘布戎太  
簇布令無射  
布憲施舍於  
百姓吾知其  
來之自矣是  
大武之聲也  
州鳩之愚信  
其傳而以爲  
武用律也孔  
子語賓牟賈



故謂之羸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之言六武也  
武始自北出  
再成而滅商  
三成而南四  
成而南國是  
疆五成而分  
周公左召公  
右六成復綴  
以崇天子夾  
振之而四伐  
盛滅於中國  
則是六武之  
象也致右憲  
左又立於綴  
皆大武之形  
也東則黃鐘  
太簇無射大  
武之律變也

律鍾律謂六律六呂也立均之均即鈞鐘木見上  
章均鐘之均平也度律呂之長短以平其鐘和其  
聲也二天地人也六六律也十二律呂也陰陽相  
扶助律取妻呂生子上下相生之數備矣十一月  
口黃鐘乾初九也六者天地之中天有六氣降生  
五味天有六母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畢矣而六  
為中黃中之色也鐘之言陽氣鐘聚於下也黃鐘  
陽之變也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律長九寸因  
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鐘之數立焉為宮法云  
九分之六得林鐘初八六呂之首坤之始也十一  
月陽伏於下物始萌於五聲為宮含元處中所以  
徧養六氣九德之本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九德  
九功之德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也正月  
曰大簇乾九二也管長八寸法云九分之八太簇  
言陽氣大簇達於上也太簇正聲為商故為金奏  
三月曰姑洗乾九三也管長七寸一分律長七寸

蕤賓奏也每  
奏武曲一終  
為一成

九分寸之一姑潔也洗濯也於正聲為角五月曰  
蕤賓乾九四也管長六寸二分律長六寸八十一  
分寸之二十六蕤委蕤柔貌言陰氣為主委蕤於  
下陽氣盛長於上有似於賓主也七月曰夷則乾  
九五也管長六寸六分律長五寸七分二十九分  
寸之四百三十七夷平也則法也萬物既成可法  
則也九月曰無射乾上九也管長四寸九分律長  
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五千九百四十九  
九月陽氣收藏萬物無射見者故可以徧布前哲  
之令德示民道法也六間六呂在陽律之間也十  
二月曰大呂坤六四也管長八寸八分法云三分  
之二四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五十四倍之為八  
寸分寸之一百八下生律元一也陰繫於陽以黃  
鐘為主故曰元間天氣始於黃鐘萌而赤地受之  
於大呂牙而白成黃鐘之功也二月曰夾鐘坤六  
五也管長七寸四分律長三寸二千一百八十七  
分寸之一千五百三十一倍之為七寸分之八百  
七十五四隙四時之間氣微細者春為陽中萬物



始生四時之徵氣皆始於春春發而出之三時奉而成之故夾鐘出四時之徵氣也四月日中呂坤上六也管長六寸六分律長三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六千五百六十一倍之為六寸分寸之萬三千一百二十二陽氣起於中至四月宣散於外也六月日林鐘坤初六也管長六寸律長六寸林衆也言萬物衆盛也於正聲為徵八月日南呂坤六二也管長五寸三分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榮而不實日秀南任也陰任陽事助成萬物也十月日應鐘坤六三也管長四寸七分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十九陰應陽用事萬物鍾聚百嘉具備時務均利百官器用程度庶品使皆應其禮復其常也細細聲謂角徵羽也鈞調也鐘大鐘罇小鐘也昭明也有鐘無罇為兩細不相和故以鐘為節節明其大者以火平細也大謂宮商也舉宮商而但有罇無鐘為兩大不相和故去鐘而用罇以小平大也甚大謂同尚大聲也則又去罇獨鳴其細細謂絲竹草木大昭大聲昭也小鳴小聲鳴

也周有七音王問七音之律意謂七律為音器用黃鐘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歲星也從仰九度至張十七度為鶉火武王始發師東行時殷之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是時歲星在張十三度天駟房星也戊子日月宿房五度津天漢也從尾十度至斗十一度為析木其間為漢津戊子日日宿其七度也辰日月之會斗柄斗前也戊子後二日辛卯朔日月合在斗前一度也星辰星也天龜一名玄枵從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為天龜辛卯朔二日壬辰辰星始見二十九日巳未晦辰星在須女伏天龜之首也北維北方水位也顓頊水德之王立於北方帝嚳木德故受之於水今周亦木德當受殷之水猶帝嚳之受顓頊也建星在牽牛間從辰星所在須女天龜之首至析木之分歷建星及牽牛皆水宿伯陵太姜之祖有逢伯陵也逢公伯陵之後太姜之姪殷之諸侯封於齊地齊地屬天龜故祀天龜死而配食為其神主故云馮言天龜



乃皇妣家之所馮依非但合於水木相承而已又  
我實出於水家也周道起於大王故本於大姜鶉  
火周之分野歲星所在利以伐人天駟駟馬也故  
曰辰馬房星晨正而農事起故又謂之農祥稷播  
百穀故農祥為后稷之所經緯也五位歲日月星  
辰也三所謂逢公所馮神周分野所在后稷所經  
緯也七列合七宿謂張翼軫角亢氏房之位七同  
合七律也撥度也歲在鶉火午辰星在天鼇子鶉  
火周分野天鼇及辰水星周所出自午至子其度  
七同也凡凡合神人之樂也以數合之取其七也  
以聲昭之用律調音也可同神人相應也夷則所  
以平民無貳上宮以夷則為宮聲夷則上宮也故  
以畢陳周禮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是  
也一日陽氣在上故曰上宮長謂先用之也當辰  
之辰時也辰在之辰日月之會斗柄也當初陳時  
昏斗建丑而斗柄在戌上下臨其時各其樂為羽  
羽之義取能藩蔽民使中法則也黃鐘所以宣  
氣德使皆自勉尚桓桓也黃鐘在下故曰下宮名

陸望齡云亂是終曲之意

孫鑛云奇

又云大費解  
望齡云用

此樂為厲者所以厲六軍之眾也太簇所以贊陽  
出滯蓋謂釋箕子之囚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  
也太簇在下故曰下宮羸內地名無射所以宣布  
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故以布憲施舍無射在上  
故曰上官亂治也  
射入聲度入聲大簇之大音太簇音奏洗素典切  
蕤音綏酢才各切問音問沈平聲中呂之中陟仲  
切任而林切又而鳩切縛音博鷄音淳顓音專頤  
許六切響苦毒切陳去聲底音旨施去聲舍音捨

景王既殺下門子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  
侍者曰憚其犧也遽歸告王曰吾見雄雞自斷其尾  
而人曰憚其犧也吾以為信畜矣人犧實難已犧何  
害抑其惡為人用也乎則可也人異於是犧者實用



人是操生殺  
之柄與爲人  
用相反

國語

人也王弗應田於鞏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未克而

崩

下門子王子猛之傳賓孟子朝之傳也純美爲犧  
祭祀所用者景王既立子猛賓孟有寵於王欲立  
子朝王將許之先殺下門子賓孟知其意故感犧  
之美念及子朝而疾歸語王信誠也雞畏爲宗廟  
之用故自斷其尾此誠六畜之情不與人同耳人  
犧爲人作犧謂雞也實難言將見殺也已犧已自  
爲犧謂子朝也人君冕服有似於犧故以喻焉雞  
惡爲人所用故自斷其尾可爾人之美則宜君人  
事宗廟異於雞也用人猶治人

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爲之告晉魏獻  
子爲政說萇弘而與之將合諸侯衛彪僕適周聞之

見單穆公曰萇劉其不沒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  
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  
詩也以爲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夫  
禮之立成者爲飫昭明大節而已少曲與焉是以爲  
之日惕其欲教民戒也然則夫支之所道者必盡知  
天地之爲也不然不足以遺後之人今萇劉欲支天  
之所壞不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亂棄德  
而卽悖淫以忘其百姓其壞之也久矣而又將補之  
殆不可矣水火之所犯猶不可救而況天平諺曰從

國語

周一

五二



柳宗元曰彪

侯天所壞之

說吾友化光

銘成周其後

牛思黯作詒

志莫弘之患

悉矣學者求

焉若夫當身

及之說巫

之無恒者之

言也追爲之

可

云温字化光

作古東周城

銘云大夫黃

弘言拉其傾

坐召諸侯廓

崇王城雖微

遠猷實被令

名宜福而禍

何傷於明牛

僧孺字思黯

作訟忠以美

莫弘

國言

五二

善如登。從惡如崩。昔孔甲亂夏，四世而殞。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幽王亂之，十有四世守府之謂多。胡可興也。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之良林，而幽王蕩以爲魁陵，糞土溝瀆，其有悛乎。單子曰：其咎孰多？曰：莫叔必速及。夫將以道補者也。夫天道道可而省不，莫叔反是以誑劉子，必有三殃。違天六也，反道二也。誑人三也。周若無咎，莫弘必爲戮。雖晉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則必子孫實有禍。夫

子而棄常法以從其私欲，用巧變以從天災，勤百姓以爲己名，其殃大矣。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翟泉，遂田於大陸，焚而死。及范中行之難，莫弘與之。晉人以爲討，二十八年殺莫弘及定王。劉珉

成周在溼水東，王城在溼水西。初王子朝作亂，魯昭二十三年夏入於王城。敬王如劉秋，敬王居於翟泉。翟泉成周之城，周墓所在也。魯昭一十六年四月，敬王師敗出，居於滑。十月，晉人救之，王入於成周。子朝奔楚，其餘黨儋扁之徒多在王城。敬王畏之，於是晉徵諸侯，成周月役煩勞，故莫弘使富新石張爲主，如晉請城。成周也。曲章曲也。與類也。詩：樂少章曲，威儀少比類也。如登喻難，如崩喻易。王契也。由玄鳥而生也。小阜曰魁，悛止也。以道補者，欲以天道補人事也。道可之道，達也。省喪也。

國言

周一

五二



崇猶益也晉范吉射中行寅作難叛其君劉氏范  
 氏世為婚姻莫弘事劉文公故周人與范氏晉以  
 讓周周殺莫弘  
 莫直良切為音謂告入聲說音悅彪補畱切適佳  
 季切忘或作亡俊音銓省山景切省不之不音否  
 與之之與去聲

國語第二

錢塘盧之願子由甫訂正

魯

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嚴公公曰余不愛衣食  
 於民不愛牲玉於神對曰夫惠本而後民歸之志民  
 歸而後神降之福若布德於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  
 務治而小人務力動不違時器不過用財用不匱莫  
 不共祀是以用民無不聽求福無不豐今將惠以小  
 賜祀以獨恭小賜不咸獨恭不優不咸民弗歸也不

意鑑云稍堆



又云妙語

今論諫常與  
諷而少直故  
信伯之于觀  
魚哀伯之于  
納此曹劇之

於觀社宜其  
不能返三公  
之惡也  
孫鑣云社非  
蒐蓋民間社  
會祀神而燕  
因多為敵抵  
倭非之觀相  
角奇而駁奢  
今都鄉時有  
之

優神弗福也。將何以戰。夫民求不匱於財而神求優  
裕於享者也。故不可以不本。公曰。余聽獄。雖不能察。  
必以情斷之。對曰。是則可矣。夫苟中心圖民。知雖不  
及。必將至焉。

嚴本作莊。避漢明帝諱。以莊為嚴。先儒因而不改。後嚴伯魯嚴並同。嚴公十年齊師伐魯。戰於長勺。惠本謂樹德施利也。成編也。優裕也。劇九術切。治去聲。共平聲。斷去聲。知去聲。

嚴公如齊觀社。曹劇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正民也。是  
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終則講於會。  
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

節。其間無由荒怠。夫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  
為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  
時也。收攬而烝內。要也。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  
訓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  
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臣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祀  
又不法。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不聽。遂如

齊

齊因祀社蒐軍實以示客。公往觀之。王謂王事天子也。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五年之閒四聘於王。而一相朝者。將朝天子先相朝也。終畢也。其閒朝會之閒。土發春分也。周語曰。土乃脉發。社者助

國語

魯二

二



孫鑛曰章法  
句法俱高

時求福為農始也。擗拾也。冬祭曰烝。因祭社以納五穀之要。休農夫也。旅眾也。不法謂觀民也。朝平聲。帥音率。長上聲。間音奸。大公之大音泰。為去聲。擗九敏切。內音納。

嚴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匠師慶言於公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遺後之人法，使無陷於惡。其為後世昭前之令聞也。使長監於世，故能攝固不解。以久今先君儉而君侈之，令德替矣。公曰：吾屬欲美之，對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以已乎。公弗聽。

桓宮桓公廟也。楹柱也。桷椽頭也。嚴公娶於齊。曰哀姜。哀姜將至，當見於廟，故以夸之。監觀也。觀世

成敗以為戒也。攝持也。屬適也。桷古岳切。遺去聲。令聞之間去聲。監古懺切。又古衙切。解去聲。

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覲，用幣。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懼逆之書於後也。故不敢不告。夫婦贄，不過棗、栗，以告虔也。男則玉帛，禽鳥以章物也。今婦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也。公弗聽。

故故事也。棗古栗字，別入聲。



魯饑臧文仲言於嚴公曰夫為四隣之援結諸侯之  
 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句、法、是為鑄名  
 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  
 請糴於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  
 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  
 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  
 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  
 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  
 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夫災流行

大懼至獲屋  
 云章法

大懼至獲屋

戾於敝邑饑饉薦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太公之  
 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  
 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  
 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大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  
 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選事自選擇其職事也夷平也鬯圭裸鬯之圭卒  
 盡也滯久也紓緩也穀久積則將朽敗執事所憂  
 也請之所以緩執事  
 援於眷切又於元切從去聲難去聲幾上聲卒子  
 戍切大音泰共音供積子義切辟音必予音與

齊孝公來伐臧文仲欲以辭告病焉問於展禽對曰



獲聞之處大教小處小事大所以禦亂也不聞以辭  
 若為小而崇以怒大國使可法加已亂亂在前矣辭其何  
 益文仲曰國急矣百物唯其可法可者將無不趨也願以  
 子之辭行賂焉其可乎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曰  
 寡君不佞不能事疆場之司使君盛怒以暴露於敝  
 邑之野敢犒雅字與師齊侯見使者曰魯國恐乎對曰小  
 人恐矣君子則不公曰室如縣磬野無青草何恃而  
 不恐對曰恃啓策二先君之所職業昔者成王命我先君  
 周文公及齊先君大公曰女股肱周室以夾輔先王

孫鑛云辭命  
 陶望齡云膏  
 沐是今肥皂  
 香油土宜之  
 最輕者

孫鑛云辭命

賜女土地質之以犧牲世世子孫無相害也今君來  
 討敝邑之臯其亦使聽從可法而釋之必不泯其社稷豈  
 其貪壤地而棄先王之命其何以鎮撫諸侯恃此以  
 不恐齊侯乃許為平而還

欲以辭告欲以文辭告謝齊也病焉病不能為辭也展禽柳下惠也展無駭之後字季禽獲其名也崇高也謂自高大也膏所以澤髮沐滌首去垢者以膏沐為禮明不以賂免與衆也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於周使醫鳩之不死醫  
 亦不誅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夫衛君殆無臯矣刑五



王慎中日諸  
侯之患諸侯  
恤之長者之  
言自不妨於  
智辭略更可  
人

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  
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鑕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故  
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  
今晉人鳩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  
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夫  
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君盍請衛君以示  
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夫晉新得諸侯使亦曰魯不棄  
其親其亦不可以惡公說行玉二十穀乃免衛侯自  
是晉聘於魯加於諸侯一等爵同則厚其好貨衛侯

聞其臧文仲之為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  
境不敢及君

衛成公恃楚而不事晉又殺弟叔武其臣元咺訴  
之晉故文公執之鳩鳥一名運日其羽有毒漬之  
酒而飲之立死鑕贖刑笮黥刑也班次也言位次  
同者當相恤也雙玉曰穀爵同則厚其好貨爵與  
魯同者特厚其好貨而已  
笮側格切朝音潮使者之使去聲惡殺之惡去聲  
說音悅穀音各卽珽字好去聲

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僖公使臧文仲往宿於重  
館重館人告曰晉始伯而欲固諸侯故解有臯之地  
以分諸侯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



以故班亦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魯之班長而又先，諸侯其誰望之？若少安，恐無及也。從之，獲地於諸侯為多。反，既復命，為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請賞之。乃出而爵之。

晉文公誅無禮，曹人不服，伐而執其君，削其地，以分諸侯。

重平聲，長上聲，辟音開，釁許覲切，豐寡孔也。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

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禹



能以德修，繇之功，契為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

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諱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處物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

筴○字



越迺也族類也烈山氏炎帝之號也共工氏伯在戲農之閒其子句龍佐黃帝爲土官單盡也冥契後爲夏水官死於水幕舜之後虞思也爲夏諸侯帥循也顓頊有虞氏之祖也報報德之祭也杼少康之子能興夏道者上甲微契後八世高圉稷後十世典法也質信也以其有德於民而祭之所以信之於民心也處名也筭簡書也共工共財之共俱音供單都韓切輯音集帥音率且知而知之知俱音智煥音煥策冊同史漢多用筭字

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寬者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之章也宅章之次也祿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爲不易之故也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

陶望齡云文子曰不易敬子曰有數對君之辭和而

諄 孫鑛云此國語中最可厭文法也然於此却不厭可見工拙在所明 又云善論法語 孫鑛云善守同所對大旨亦不甚遠唯章句法變換便覺意態層層是化工手 又云妙論美語

易而次爲寬利也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爲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若臯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唯里人之所命次公弗取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公欲弛郈敬子之宅亦如之對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嘗禘烝享之所致君胙者有數矣出入受事之幣以致君命者亦有數矣今命臣更次於外爲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乎請從司徒以班徙次公亦弗取



弛毀也位謂爵也署者位之表識次舍也違署之違去也里人里宰有罪去位則當受舍於里宰穆伯公孫敖淫乎莒出奔而死於齊亦如之謂語如孟子子也以命於司里受命於司里居此宅也違乎之違遠也言有司以位次命職事於臣臣在外次無乃違遠而不便乎

邱狼口切又胡茂切更平聲

夏父弗忌爲宗、烝、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何常之有、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猶恐其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

自玄王以及王癸、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爲踰也、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侍者曰、若有殃焉、在抑刑戮也、其天札也、曰未可知也、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雖壽而沒、不爲無殃、既其葬也、焚煙徹於上、

孫鑿云章法

又云連用四不祥字



宗宗伯躋升也僖公閔公之庶兄繼閔而立躋僖公逆祀也父為昭子為穆僖為閔臣臣子一例而升閔上故曰非昭穆也明言僖有明德當為昭閔次之當為穆也主癸湯父焚煙徹於上已葬而火焚其棺也

父音甫長上聲齊音齋焉音煙

莒大子僕殺紀公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曰夫莒大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以寶來其愛我甚矣為我子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里革遇之而更其書曰夫莒大子殺其君而竊其寶來不識窮固又求自適為我流之於夷今日必通無逆命矣明日有司復命公詰之僕人以里革對公執之曰

孫鑿云哨語

違君命者女亦聞之乎對曰臣以死奮筆奚啻其聞之也臣聞之曰毀則者為賊掩賊者為臧竊寶者為軌用軌之財者為姦使君為臧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亦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臯也乃舍之

莒紀公生僕及季佗既立僕又愛季佗而黜僕僕殺紀公固廢也邇近也亂在內曰軌謂以子盜父大音大殺音弑子音與更平聲為我之為音謂女音汝臧才郎切通作藏去羌呂切舍音捨又音赦

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畋畱取名魚登川禽而嘗

孫鑿云字句  
紀工弗短於  
巧之致  
又云典故



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  
 是乎禁罝羅藉魚鼈以為夏槁助生阜也鳥獸成水  
 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麗設奔鄂以實廟庖畜功用  
 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天魚禁鯤鰠獸長麇麋鳥  
 翼穀卵蟲舍蚺蝮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  
 不教魚長○妙○詳○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  
 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  
 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  
 忘也

濫漬也漬罟於泗水之淵以取魚也川禽鼈蜃之  
 屬宜免罟羅烏罟也藉藉也槁乾也夏不得取故  
 於此時槎刺魚鼈以為夏儲也罝麗小網也鄂作  
 格所以誤獸者畜功用者畜四時功足國財用也  
 槎斫也以株生曰蘖鯢魚子也鰠未成魚也鹿子  
 曰麇麋子曰麋生哺曰穀蚺蝮子也可以為醢蝮  
 復陶也可食別孕別於雄而懷子也藝極也諗告  
 也

罝音孤罝力九切寢古寢字罝音嗟藉側角切或  
 作獨又作藉罝麗之罝當為罝之庚切麗音鹿畜  
 許救切又丑救切又勅六切槎仕雅切蘖五達切  
 天上聲鰠音而麇音倪麋烏誥切穀丘候切卵盧  
 管切舍上聲蚺陳知切蝮於權切藝即藝字諗式  
 荏切寘支義切置也

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郤犢欲與之邑弗受也歸  
 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欲信讓邪抑知其



不可乎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君驕而多私勝敵而歸必立新家立新家不因民不能去舊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為怨二府可謂多矣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邑鮑國曰我信不若子若鮑氏有釁吾不圖矣今子圖遠以讓邑必常立矣

魯叔孫僑如欲去季氏譖季文子於晉晉人執之卻犖之妻聲伯之外妹也故魯成公使聲伯如晉謝且請之鮑國鮑叔牙之玄孫去齊適魯為施孝叔臣兩國謂晉與魯也釁兆也言鮑氏若有禍兆吾不能豫圖之卻去逆切重上聲上上聲焉音煙予音與

陶望齡云如此問千古絕少里輩對言非不切切正奸作注脚耳

晉人殺厲公邊人以告成公在朝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對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於殺其過多矣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民旁有慝無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桀奔



南巢紂踣於京厲汜於彘幽滅於戲皆是術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爲焉

殺音弑朝音潮踣蒲北切汜古流字戲平聲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

陶望齡云詔

溫而旨厲宛

然對談真境

詔不文而自

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爲上大夫

仲孫它孟獻子之子子服它也八十縷爲升相去聲它音佗食去聲衣去聲

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曰子以君命鎮撫敝邑不腆先君之禮以辱從者不腆之樂以節之吾子舍其大而加禮於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寡君使豹來繼

陶望齡曰內傳詳敘讀至後乃減色味此只一句簡練殊勝



穆文熙曰主  
人以過禮加  
人未必不知  
可以嘗試但  
未知其領略  
何如耳魯國  
盡禮所以晉  
雖強大而不  
敢動

先君之好，君以諸侯之故，況使臣以大禮，夫先樂金  
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  
縣，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  
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為肄業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簫  
咏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況夫  
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  
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  
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  
曰：懷和為每懷，咨才為諏，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親

為詢，忠信為周，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  
重拜。

晉悼公先為穆子作肆夏，文王各三篇而不拜，至  
作鹿鳴之三篇而後拜樂。三大謂肆夏，文王細謂  
鹿鳴也。況，賜也。金奏以鐘奏樂也。肆夏一名樊韶  
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此三夏曲也。禮有九夏，周  
禮鐘師掌以鐘鼓奏九夏，鄭後司農云：九夏皆篇  
名，頌之類也。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  
能具，文王大明縣，文王之三也。伶，簫咏歌言樂人  
以簫作此三篇之聲，與歌者相應也。每懷靡及，言  
臣奉使既受命，當思在公，每人人懷其私於事，將  
無及矣。訪問於善為咨，懷和之和，鄭後司農云：當  
作私也。才當為事，傳曰：咨事為諏，事當為難，傳曰  
咨難為謀。  
從去聲舍音捨使去聲夏戶雅切好去聲諏子余  
切又將侯切度入聲重去聲



魏文熙曰以  
齊桓之表東  
海而猶寄軍  
令於內政蓋  
兵人之所畏  
也大則取忌  
小則取伐三  
軍作而魯其  
日表矣

季武子為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  
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  
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  
從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今我小侯也處大  
國之間繕貢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若為元侯之所  
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自是齊楚代  
討於魯襄昭皆如楚

魯伯禽之封舊有三軍其後削弱二軍而已武子  
欲專公室故益中軍以為三三家各征其一教衛  
所教武衛之十也賦國中出兵車甲士也為元侯  
之所謂作三軍元侯所為也代更也

帥音率處上聲共音供從者之從去聲

諸侯伐秦及涇莫濟晉叔嚮見叔孫穆子曰諸侯謂  
秦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益穆子曰豹之業  
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它叔嚮還召舟虞與司馬曰  
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  
將涉矣具舟除隧不共有法是行也魯人以莒人先  
濟諸侯從之

業事也邶風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言其必濟不知其他也舟虞掌舟者材讀若裁不  
裁於人言不可食也共濟而已佩匏可以度水也  
隧道也以用也能東西之曰以



國語  
嚮向同或作向共音供

孫鑛云略談

汪道昆云為名與衆此來

之情也故善

為謀者不肯

自昔凡以為

國

孫鑛云詳論

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非為一人也為其名與其衆也今王死其名未改其衆未敗何為還諸大夫皆欲還子服惠伯曰不知所為姑從君乎叔仲曰子之來也非欲安身也為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遠而聽於楚非義楚也畏其名與衆也夫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況畏而服焉聞畏而往聞喪而還苟芊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王大子又長矣執政未改子為先君來死而去之其誰

曰不如先君將為喪舉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事

其君而任其政其誰由已貳求說其侮而亟於前之

人其讐不滋大乎說侮不懦執政不貳帥大讐以憚

小國其誰云待之若從君而走患則不如違君以避

難且夫君子計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

而有守國之備乎則可也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行

反及方城聞季武子襲下公欲還出楚師以伐魯榮

成伯曰不可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於國而恃

諸侯諸侯其誰暱之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風

孫鑛曰五其

誰字正在有

意無意之間

幽望齡曰辯

難孰敢屈曲

可細求

孫鑛云此待

之似亦謂楚

人言必亟來

也

陶望齡云比

引賓夷之禮

然齊非其國

也

孫鑛云章法



陶望齡云此非馭臣之道然兼非其君也

之取不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若楚之克魯諸姬不獲闕焉而況君乎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君其子君也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後矣不如予之夙之事君也不敢不悛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君其入也乃歸

芊楚姓也任當也誰當代之當喪為主者乎言必自當之故不可不往弔也將為喪舉言如在國聞楚有喪將為之舉動而往也其誰由已貳言楚臣方事其君而當其政其誰肯從已時而使諸侯有騰貳者乎說猶除也言楚君求除其輕侮已者將急於前之人也懦弱也憚難也待猶樂也下魯邑

武子襲之以自予夙武子名夙取不時魯人不違是為聽用其命必同心而守固矣公欲伐魯若人醉而怒今止若醒而喜也何傷乎為音謂芊音弭大子之大音太說古脫通用儒人朱切或作悞帥音率難去聲闕與窺同

襄公在楚季武子取不使季冶逆追而予之璽書以告曰不人將畔臣討之既得之矣公未言榮成子曰子股肱魯國社稷之事子實制之唯子所利何必不下有臯而子征之子之隸也又何謁焉子冶歸致祿而不出曰使子欺君謂子能也能而欺其君敢享其祿而立其朝乎

穆文熙曰張仲子足封韓其即此意蓋言其時不得不然耳



孫鑛云不若  
內傳之精

又云有致

逆迎也古者大夫之印亦稱璽  
子音與告入聲朝音潮

號之會楚公子圍二人執戈先焉蔡公孫歸生與鄭  
罕虎見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甚美不大夫矣抑  
君也鄭子皮曰有執戈之前吾惑之蔡子家曰楚大  
國也公子圍其令尹也有執戈之前不亦可乎穆子  
曰不然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  
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今大  
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若無其心而敢設服以  
見諸侯之大夫乎將不入矣夫服心之文也如龜焉

灼其中必文於外若楚公子不為君必死不合諸侯  
矣公子圍反殺郟敖而代之

先謂在前導也虎賁掌先後王而趨舍則守王閑  
在國則守宮門所以習武教也旅賁掌執戈盾夾  
車而趨車止則持輪所以備非常也郟敖楚康王  
之子麋麋有疾圍縊而殺之葬之於郟謂之郟敖  
先去聲賁平聲乘去聲殺音弒郟古洽切

號之會諸侯之大夫尋盟未退季武子伐莒取鄆莒  
人告於會楚人將以叔孫穆子為戮晉樂王鮒求貨  
於穆子曰吾為子請於楚穆子不予梁其涇謂穆子  
曰有貨以衛身也出貨而可以免子何愛焉穆子曰



非女所知也。承君命以會大事，而國有臯，我以貨私  
 免。是我會吾私也。苟如是則又可以出貨而成私欲。  
 乎。雖可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何。夫必將或循之曰。  
 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則我求安身而為諸侯法矣。  
 君子是以患作，作而不衷，將或導之，是昭其不衷也。  
 余非愛貨惡不衷也，且臯非我之由，為戮何害。楚人  
 乃赦之，穆子歸，武子勞之，日中不出，其人曰：可以出  
 矣。穆子曰：吾不難為戮，養吾棟也。夫棟折而榱崩，吾  
 懼壓焉。故曰：雖死於外而庇宗於內可也。今既免大

聰而不忍小忿，可以為能乎。乃出見之。

循效也。患作患所作不得中以亂事也。武子正卿也是為國棟言已為戮。魯誅盡矣。故曰養吾棟也。鄭禹慍切。鮒音附。吾為之為音謂。子音與。蹙形定切。女音汝。惡去聲。勞去聲。難乃且切。

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嚮辭，昭公弗與盟。子服惠伯  
 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其執政貳也。貳必失諸侯，豈  
 唯魯然。夫失其政者必毒於人，魯懼及焉，不可以不  
 恭。必使上卿從之。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乎。若我往，晉  
 必患我，誰為之貳。子服惠伯曰：椒既言之矣，敢逃難  
 乎。椒請從，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曰：夫盟



孫鑛云章法

又云步驟妙  
蓋自鍊中來

陶望齡云動  
入

又云得夷失  
信說得痛切

御宗元云近  
上京兆杜濟  
穿井獲土缶  
中有狗焉投  
之於河化為  
羊

國言

信之要也。晉為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魯侯，信抑  
闕矣。昔欒氏之亂，齊人聞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  
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帥弊賦，踣跂畢行，無有  
處人，以從軍吏次於雒。俞與邾、鄆勝擊齊之左，倚止  
晏萊焉。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以魯之密邇  
於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不敢憚其  
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今信蠻  
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棄魯而  
苟固諸侯，羣臣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為勉矣。

若以蠻夷之故棄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  
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宣子說，乃歸平子。

要猶結也。欒氏之亂，欒盈也。聞候也。踣跂，蹠蹠也。  
從後曰倚，止獲也。非以求遠，非以求遠功也。  
難去聲。從去聲。聞音聞。帥音率。踣止知切。跂丘氏  
切。雖去聲。倚九倚切。共命之共音供。說音悅。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聞之，仲尼曰：  
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  
木石之怪曰夔、罔、罔，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

羊。

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或作操。富陽有之人面猴  
身，能言，罔、罔山精，好教人聲而迷惑人者。罔象食

國言

魯二

三



人一名沐腫墳羊雌雄不成者

在府九切蝸亡丈切蝸良獎切墳或作墳古字一

本作墳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王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

大夫稱主妻亦如之語去聲夫音扶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為客羞鼈焉法

不云誰

睹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

客上客也禮飲尊一人以為客羞進也於何有猶何禮有鼈也辭請也飲去聲睹丁古切本或作睹長上聲夫人之夫音扶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臯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



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

庀治也

朝音潮見音現庀匹婢切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日以歌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其以歎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

漢食貨志冬

民既入婦人

相從夜績女

二一月得四

十五日注云

每日又得半

之為四十五

也與農之

宵爾索綯士

之短繁夜誦

但美事佳境

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



孫鑿云忽出  
元憾二字大  
妙

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  
動晦而休無日以息王后親織玄統公侯之夫人加  
之以紘經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  
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  
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  
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  
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  
情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  
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

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示有尊也大采衮職也祖習也識知也地德所以廣生師尹大夫官也掌以美詔王惟陳也旅衆士也牧州牧也相國相也皆百官政事之所及也夕月以秋分少采黼衣也載天文也司天文謂馮相氏保章氏與太史相儷偶也監視也九御九嬪之官即就也業事也令命也貫習也統冠之垂前後者韋云所以縣瑱當耳者紘纓之無紘者也從下而上不結經冕上之覆也卿之適妻曰內子大帶緇帶也社春分祭冬祭曰烝績功也

朝音潮歎音觸語去聲女音汝處上聲長王之王去聲少去聲大史之大音太監平聲盛平聲統多感切紘音宏經音延衣去聲舍音捨情今本多作情辟入聲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闕

孫鑿云亦有



門與之言皆不踰闕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飲則退仲尼聞之以為別於男女之禮矣

闕闕也門寢門也悼子穆伯之父敬姜先舅與與祭也禮祭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不受敬姜不親受也祭畢徹俎又不與康子宴飲宗宗臣主祭祀之禮繹又祭也謂宗臣不具在則敬姜不與繹也立曰飲坐曰要繹畢而飲不盡飲禮而退恐有醉飽之失皆所以遠嫌也

從去聲闕韋委切與去聲徹通作撤飲於據切別入聲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為賦綠衣之三章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師亥聞之曰善哉男女之

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微而昭矣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

室妻也綠衣邶風其三章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以言古之賢人正其室家之道我心所善也族姓也男女之饗不及宗臣至於謀宗室之事則不過宗臣故敬姜欲室文伯而饗其宗老賦詩以成之也不犯不犯禮也微而昭詩以合意也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天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搯膺無憂容有



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

瘠色毀瘠之色也無聲涕出為洵涕插叩也膺胸也女處女男童也言處女之知不如婦童子之知不如丈夫也知也夫者凡婦人之情愛其子欲令妻妾思慕而已今敬姜乃反割抑欲以明德此丈夫之知故曰知也夫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莫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

莫音暮

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為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隅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今為大人客曰人長之



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

專擅也骨一節其長專車也徹俎而宴獻酢礼畢徹俎而宴飲也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為羣神之主故謂之神陳尸為戮山川之守主為山川設者也紀綱天下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以利天下也封封山隅隅山在今吳郡永安縣僬僥西南蠻之別名

墮休規切會古小切稽古兮切好去聲幾上聲僬音焦僥音堯

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罫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

周書旅葵作  
通道于九夷  
八蠻

孫鑛云却有  
陳來得奏手

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罫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

隼鷩鳥今之鷩也楛木名罫鏃也八尺曰咫刻曰銘括箭羽之間也展重也如之如孔子之言隼荀尹切罫音奴又音努監去聲括古活切



孫鑛云捉白字

又云兩有致

齊閭丘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閔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為恭今吾子之教官寮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為

陷猶失過也如有失過寧近於恭也閔馬父魯大夫滿驕滿也正考父宋大夫孔子之先也毛詩攷

曰微子至於戴公其聞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鄭司農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故餘五耳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周恭王昭王之孫穆王之子也昭王南征而不反穆王欲肆其心皆有闕失恭王能庇覆之故為恭楚恭王有疾召大夫曰不穀不德覆亡楚國之師若沒請為靈若厲子囊曰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道將何為言失道尚為恭如其得道將何為乎

孫鑛云精論

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



又云波瀾

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藉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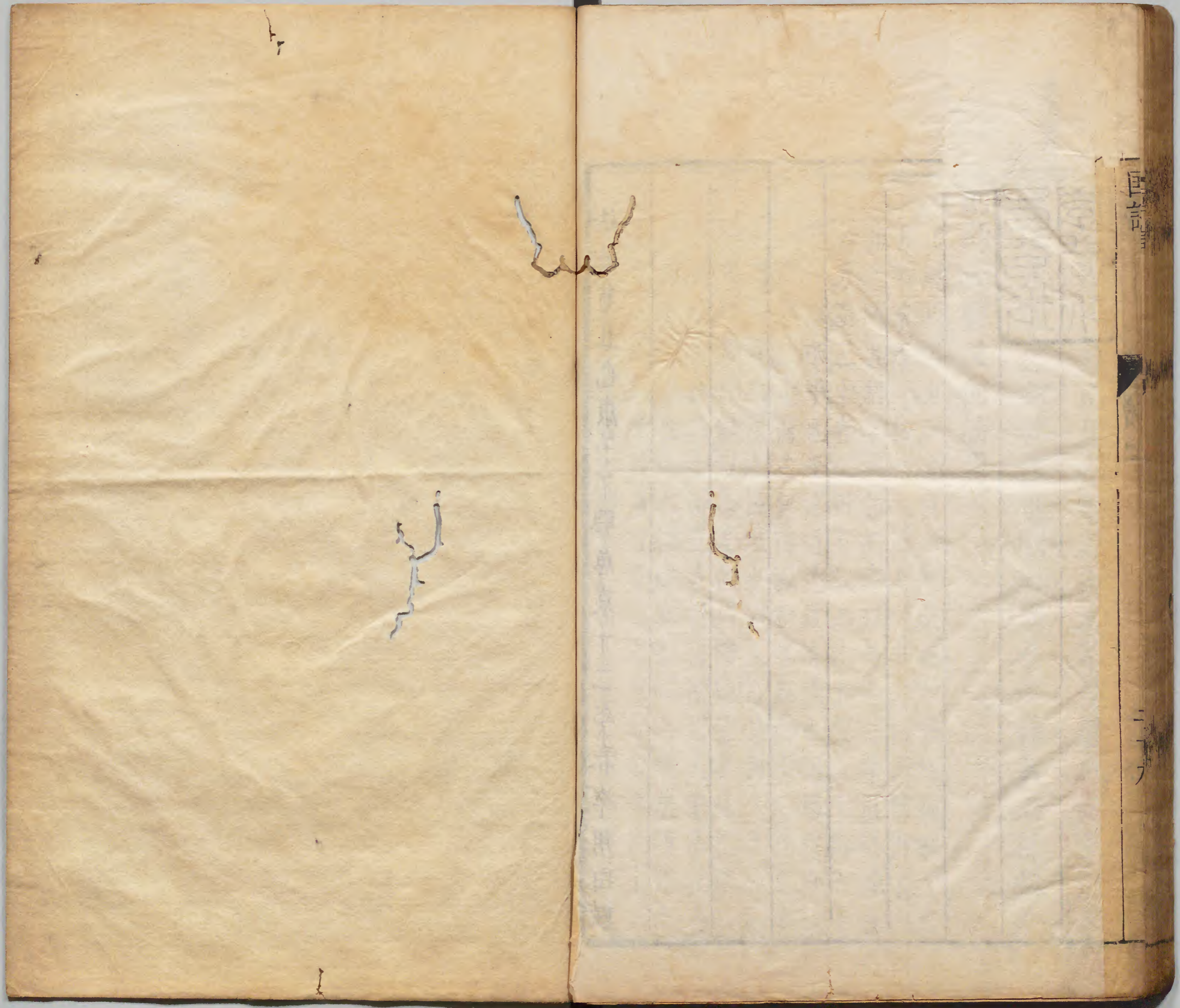
田賦以田出賦也賈侍中云田一井也周制十六井賦戎馬一匹牛二頭今一井之田而欲出十六井之賦也制土制其肥瘠以為差也藉田謂稅也以力謂三十者受田百畝二十者受五十畝六十還田也砥平也平遠近遠近有差也周禮近郊十也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也里廛也謂商賈所居之區域也以入計其利入多少而量其財業有無以為差也周禮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漆林二十而五力謂徭役以夫家為數老幼則有復除也徵之徵鰥寡孤疾之賦無軍旅之出則止不賦也其歲有軍旅之歲也缶庾也十六斗曰庾十庾曰秉四秉曰筥十筥曰稷藉藉田之

法苟且也康子不聽魯哀十二年春卒用田賦

魯哀十二年春卒用田賦

專心文





四

二



